

刊頭語

二十一世紀的後現代，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值得一再探究的課題。本期以壽山為專題，論文和歷史現場報導各兩篇，藉由探討壽山的歷史與文化來思考人與自然的議題。

壽山，古稱打狗山，自古人們與這座山的互動緊密。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於山南打造新興高雄，都會區緊挨著壽山發展開來。從此，國家、社會的力量不斷介入山的深處，百年來，凸顯了「誰的壽山？」這個值得深思的命題。蔡佩蓉〈壽山，誰的臺灣八景？〉以1927年壽山公園獲選臺灣八景為楔子，深入檢視壽山命名、獲選臺灣八景和修葺公園時間的落差所呈現的歷史意義，進而探討公園景觀形塑了什麼？從而反思，壽山究竟是誰的公園？註解了誰的臺灣八景？西子灣，清代稱「斜灣」。清代文人卓肇昌〈鼓山八景〉吟詠「斜灣樵唱」。袁明道〈西子灣蔣公行館探源——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高雄觀光館的角色轉變〉除了告訴讀者有關日治時西子灣的人文現象外，更具體指出今日西子灣蔣公行館實乃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的高雄觀光館。無論斜灣或西子灣，都是壽山景致的範疇。百餘年來斜灣，清代文人吟唱、日治官民改造、戰後成了大學，地景劇變，值得深思。

斜灣地景劇變，壽山何嘗不是呢！李文環呼應這個議題，撰述〈誰的壽山？〉，全文梳理山的歷史脈絡、沉澱山的文化意義，從而提出人與山間互動的反思與企盼。翟繼茹，一位來自中國的研究生，細膩觀察壽山的奉茶文化，流暢的文字承載著富厚的情感，娓娓道出壽山常民文化的魅力。不約而同，這兩篇文章都指出自然、山與人之間的互動交融，是三者間無言的默契。這默契是以人為核心的文化現象，人才是一切的靈魂。這使筆者想起下面兩則訊息。幾年前，筆者家裡接待一位韓國來的中學生，小小年紀卻在往後五年間四度來訪。今年初，這位已經大一的青年再度來臺，筆者問他愛上了臺灣的什麼？他以流利的中文說：「人的溫馨和美食」。七月初，中國社會觀察趨勢

中，一本很重要的雜誌《新週刊》封面標題用了「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兩則訊息同時指人和文化的重要性。或許，臺灣的物質景觀不是最優美，然人文風采卻深具魅力，那是無法複製的無形文化資產。臺灣是如此，何況是壽山呢！

以上是本期四篇有關壽山的文章。

論述方面，王御風〈高雄地區幼稚園發展初探——以前金及小港、油廠國小附設幼稚園為例〉在有限的資料下，運用訪談和老照片勾繪高雄地區幼稚園的發展史。幼稚園始自日治時期，他認為，從一開始幼稚園就存在公立和私立的競合關係。不論日治或戰後初期，都是先以私立幼稚園為主，後來才在政府介入下，加速發展公立、凌駕私立等。作者進而以小港國小附設幼稚園（眷村幼稚園）、前金幼稚園（公立幼稚園）及油廠國小附設幼稚園（機關幼稚園）為討論核心，指出戰後高雄地區幼稚園變化的雛形。康詩瑀〈從寺廟發現歷史——以高雄道德院的創建過程與社會變遷為例（下）〉接續前期文章，討論高雄道德院管理組織與出家法師，觀察它的組織型態與運作方式。

歷史現場，除了翟繼茹和李文環兩篇文章外，朱玉秀、謝貴文〈在傳統中創新的宏興閣皮影戲劇團〉介紹位於燕巢的宏興閣皮影戲劇團。團長陳政宏師承皮影戲藝師許福能，2002年成立了宏興閣，演出推陳出新，創意不斷。善用光與影，生動巧妙地將故事映入觀眾眼簾。黃鎮〈黃金煌與六龜金煌芒果的故事〉帶我們認識黃金煌研發金煌芒果的歷程與貢獻，這段歷史或可說是臺灣水果王國的具體縮影。

文獻編譯方面，楊嘉欽〈道明會玫瑰省戴剛德神父在臺傳教紀略（下）〉，也是續編文章，主要介紹戴剛德神父於二次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在臺的事蹟。特別是1951～1956年及1961～1964年，戴剛德擔任高雄玫瑰堂神父期間，對於高雄地區天主教事務

的推廣有詳細的記錄。張大邦〈不滅的烙印——張大邦的二二八、白色恐怖記憶（中下）〉是張大邦先生的回憶錄的續篇，主要敘及牢災十年後的生活，從出獄頓時無家可歸，後暫待台糖新營加工廠半年，終於在李天生的賞識下進入大榮鐵工廠，人生終得順遂，結婚生子。1984年公司倒閉，轉任大榮高工建築製圖科任教。這歷程，是張大邦一手的回憶。

最後，8月22日是鍾鐵民先生逝世週年日，特地邀請彭瑞金教授撰文〈鍾鐵民的文學與文學實踐〉，以緬懷這位高雄重量級的作家。

主編 **李文環**
2012年9月